

钱的故事

钟理和

集

台湾当代名家作品精选集·郭枫主编·台湾当代名家作品精选集·



小说系列

人民文学出版社

钱的故事

钟理和

台湾当代名家作品精选集·郭枫主编·台湾当代名家作品精选集

小说系列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一九九二年·北京

责任编辑：白崇义 李 昕

封面设计：柳 泉

钱 的 故 事

Qian De Gushi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

(北京朝内大街166号)

新 华 书 店 北 京 发 行 所 发 行

文 字 六 〇 三 厂 印 刷

字数 217,000 开本 850×1168 毫米 $\frac{1}{32}$ 印张 $10\frac{1}{8}$ 插页 3

1992年2月北京第1版

1992年2月湖北第1次印刷

印数 0,001—2,820

ISBN 7-02-001332-5/I·1219 定价 5.75 元



青年时代的钟理和(戴礼帽者)

錢的故事

鍾理和

一

土如的天氣，糖廠的五合車哼着輕快的調子，在藍天底

下向東奔去。因為這是狹軌鐵道，所以當車子走得快時也

便向兩邊擺去。搖搖晃晃與；當它走到大道和小巷

時便如牛車，那聲音又與鐵道系統上叮叮的輪聲不同，

有如牛車。不過兩边的風景是美妙的：左邊是山，右邊

的餘脈，山情險惡，奇岩突起，氣勢迫人。在這是下淡水河

原高目氏

作者手迹

《台湾当代名家作品精选集》序

郭 枫

一

台湾当代文学，近年来在大陆的传播和研究，日益热烈。犹如江河汹涌，波涛澎湃，亟须予以应有的正视，使其于自由奔流之际作合理的进展。对于此一问题，作为一位台湾作家，一个民族文学的信仰者，深深觉得应该献出一份心力，编选一套文学选集，提供具有代表性的台湾当代名家作品，让大陆文学朋友们品评。

《台湾当代名家作品精选集》，于焉诞生。

二

具体而微介绍台湾当代文学，是《台湾当代名家作品精选集》编印的目标之一。

在四十多年特殊的历史条件下，台湾社会已演变成复杂的资本社会，台湾文学也演变成流派分歧的多元文学。如此，要全面了解台湾文学，实非一蹴可就。从这套选集作一斑鉴赏，来窥探台湾当代文学的全豹风采，在时间上，是合乎经济效益的。

这是我们编选的原则：

第一、选取艺术成就较高的作品——文学是艺术的一种，文学创作如果缺少表现的技巧，即使拥有良好的题材和情思，只是机械的文字方程，也创造不出美的境界。我们认为：高级的艺术品质是文学创作的主要条件，执此以为衡文的准绳，应可得到公允。当然，我们并不轻忽作品的内容与主题，却也不求其哲学观念的齐一。凡是不违背民族文学精神的作品，不污染良善心灵的作品，都会受到我们的尊重，同样可以在这块园地里，灿然绽开。

第二、展示不同流派代表性作品——在台湾文坛上，世界前卫潮流与中国本有文化，相激相荡，产生了姿态迥异的各种文学流派：从现实主义，乡土文学，而后现代艺术，魔幻手法，超现实主义，……林林总总，斗妍争奇。经过将近半个世纪的实验、变化、沉淀，证明现实的民族的文学，据有台湾当代文学最高的位置。不过，我们在编选作品时，采取兼容并蓄的态度，不执一义，不拘一家，让新潮作品，在全套书中占有适当份量。我们希望读者能接触到不同文学流派的作品，对当代台湾文学有比较完整的认识。

三

彰显严肃文学来映照流行文学，是《台湾当代名家作品精选集》编印的目标之二。

严肃文学与某些庸俗的流行文学的分野，既在于主题意向的高尚和卑下不同，也在于表现手法的精细和粗糙的不同。二者根本的区别，是怎样写的问题，而非写什么的问题。

严肃文学，梦寐以求的是：创造艺术的美，张扬人性的善。在这个基本前提下，台湾的严肃文学作家，把光明与黑暗交织的现实，写进精心构造的作品中，让崇高的人生理念，从作品中具象地呈露出来，完成文学的神奇创造。某些庸俗的流行文学，作者本身没有什么人生理念，终日与时间赛跑，大量创造速食作品；这些作品，适合趣味较低而消化不良的读者胃口，作者所寻求的虚名和实利，由此而兼得了。

试以作品的两性题材为例：两性问题，原是人生基本问题之一，两性之间的心理和生理活动，当然可以作为写作题材。严肃文学作家，在写作性的活动时，主要从性的复杂变化中，挖掘出人格扭曲的原本因素，暴露不义社会的现实背景，以哀矜勿喜的态度，给读者深刻的启示。某些庸俗的流行文学作家，关心的不是文学本身，而是文学之外的收获。作品写性，无关乎艺术或意义，仅着力描述性爱场景，以挑逗读者引起官能刺激，如此而已！

文学不必勉强地负担道德使命，作家无须扮演救世主角色。不过，具有真情热爱的作家，天性浑厚，胸怀悲悯，其作品自然而然地会把人类文化向上演进的特征彰显出来。我们以严肃文学为这套选集的取材标准，要借其清澈明亮的镜子，映照出那些庸俗的流行文学的原貌。

四

台湾成群结队的流行文学作家，经过严酷的商业竞争和训练，善于揣度各类读者的心理需求，编造形形色色虚幻浮夸的作品；或高举现代旗帜，或妄谈哲理玄学，或标榜异国情调，

或造作典雅、附庸风月；等而下之，则瞎拉胡扯，说鬼讲狐，描述畸恋，刻划情欲，……总体的倾向是，让人从现实中把目光转移，沉沦到非现实的一片渺茫中。

庸俗的流行文学，每个历史时期都有，是时代发展的过渡现象。可是，从这方面看：严肃文学遭其侵蚀而消沉或矮化，年轻心灵接受感染在冷漠的空想中悬浮。因此，在台湾流行文学泛滥于大陆书刊市场之际，刊印台湾严肃文学，具有积极意义。

这套选集，内容包括诗、散文、小说、文学评论等门类，择精拮华，选取台湾当代文学代表性作家，每家一集，初步规划编选二十五集。当我们提出这个计划时，马上得到人民文学出版社有关方面的赞同，愿由该社出版。

编选工作，得到作家们热情响应，人民文学出版社黎之先生与李昕先生等倾力支持，台北新地文学出版社的同仁们协同合作。谨此一并致谢。

一九九〇年十一月十九日凌晨于台北

目 录

原乡人	1
奔逃	14
同姓之婚	25
钱的故事	38
野茫茫	47
复活	54
草坡上	67
假黎婆	73
初恋	85
阿远	98
烟楼	111
杨纪宽病友	122
阁楼之冬	134
柳荫	146
第四日	162
苍蝇	184
竹头庄	189
山火	202

阿煌叔	214
亲家与山歌	224
雨	235
钟理和先生年谱	林俊宏 311

原 乡 人

我幼年时，登上我的人种学第一课是福佬人（闽南人）。这个人是我父亲商业上的朋友。大约在我三四岁的时候，我就知道他常常到我家来，在我家吃过一餐午饭，然后就走。但有时也会住下来，第二天才走。他人很高，很会笑。如果在我家住下来，那末，第三天要走时准会给我和二哥一角或二角钱；大概人还很好。待我年纪渐长，我才又知道有不少福佬人会到我们村子来做生意，妈时常由他们手里买咸鱼、布或绉线。这时，我也懂得点福佬话了。

人种学的第二种人是日本人。经常着制服、制帽，腰佩长刀，鼻下蓄着撮短须。昂头阔步。威风凛凛。他们所到，鸦雀无声，人远远避开。

“日本人来了！日本人来了！”

母亲们这样哄诱着哭着的孩子。孩子不哭了。日本人会打人的，也许会把哭着的孩子带走呢！

二

六岁刚过，有一天，奶奶告诉我村里来了个先生（老师）是原乡人，爸爸要送我到那里去读书。但这位原乡先生很令我感到意外。他虽然是人瘦瘦的，黄脸，背有点驼，但除此之外，我看不出和我们有什么不同。这和福佬人日本人可有点两样。他们和我们是不同的。放学回来时我便和奶奶谈及此事。奶奶听罢，笑着说道：我们原来也是原乡人；我们是由原乡搬到这里来的。

这儿大大出乎我意想之外。我呆了好大一会儿。

“是我爸搬来的吗？”停了会儿我问奶奶。

“不是！是你爷爷的爷爷。”奶奶说。

“为什么要搬来呢？”

“奶奶也说不上。”奶奶遗憾地说。“大概是那边住不下人了。”

“奶奶，”我想了想又说：“原乡在那边？是不是很远？”

“在西边，很远很远，隔一条海，来时要坐船。”

原乡，海，船！这可是一宗大学问。我张口结舌，又呆住了。奶奶从来就不曾教过我这许多东西。

第二年，先生换了人。据说也是原乡人，但和前一个完全两样。他人微胖，红润的脸孔，眼睛奕奕有神，右颊有颗大大黑黑的痣，声音宏亮。比起前一个来，这位原乡先生已神气多了。只是有一点：很多痰，并且随便乱吐。还有，喜吃狗肉，尤其是乳狗。那时村里几乎家家都养狗，要吃狗肉是极随便的。因此不到两年，他的身体更胖了，脸色更红了，但痰更

多了。

他宰狗极有技巧。他用左手的拇指及食指捏着狗脖子，右手拿刀往狗脖下一划；小狗猎猎地在地上爬行几步，然后一踉跄。于是一连三只。他又教人如何用狗尾翻肠子，真是再好再方便不过。

他在我村里教了三年书，后来脖子上长了一个大疮，百方医治无效，便卷了行李走了。但据说：后来死在船上，尸首被抛进海里。村人都说他吃狗肉吃得太多了，才生那个疮的。不过他教学有方，且又认真，是个好先生，因而村里人都很以为惜。

八岁时，因为入学校读日本书，我就不再读村塾了。

我第三个认识的原乡人，也是和狗肉结下不解缘的。但令我不解的，他并不是外处人，据我所知，却是从来就住在村子里。他有老婆，都已上了年纪了；有一个女儿。他眼睛不好，手脚有点颤抖，但打起狗儿来却凶狠而勇猛。遇着他杀狗时，村里大人小孩都把他围成一圈。他家门口有株木棉树，他就把他的狗系在树头下，两手挥起杯口粗的木棍使尽力气向狗身上打下去。他的眼睛的不灵，使他的木棍不能每次都击中要害，很快结束狗的生命；唯其如此，徒然增加了狗的痛苦。狗在绳子许可范围内闪来闪去，踉跄挣扎，叫得异常凄惨，血顺着它的舌头、嘴唇滴落。全村的狗都着了魔似的疯狂地吠着，但围看的人却屏声静气，寂然不动。二哥叫我不吐唾沫，并要把两只手藏在身后。

红的血和疯狂的犬吠，更刺激了打狗者的杀心，木棍击落，叭啦！叭啦！突的，狗的脑袋着了一棍，蹶然仆地；鼻孔，眼睛，全出血了。狗的肚子猛烈地起伏，四肢在地上乱抓一

转。狗挣扎着又爬了起来。但无情的木棍又击下去了。

我紧紧地靠着二哥。二哥一手挟抱我的脑袋，鼓励我“不要怕！不要怕！”一声凄绝的哀号过后，我再睁开眼睛。只见那可怜的动物直挺挺地躺在血泊里，肚子起伏得更快更凶猛，四肢不住抽搐。

二哥终于把我带走了。

有几个大人聚坐在斜对过，村铺前的石垣上谈论此事。

“多狠！”一个人这样说。又有人问是谁家的狗？据他的意思，以为给他狗的人家也和他一样狠心。

“他给他们钱呢？”另一个人说。

“给他们多少钱？”对方反驳道：“要是我，就是给再多钱，我也不干。”

“原乡人都爱吃狗肉。”又有人这样感喟地说。

他——那位杀牲者——是原乡人，这是我从来不知道的。回到家里，我劈头问奶奶：我爷爷吃不吃狗肉？

“不吃！”奶奶说。

“我爷爷的爷爷呢？”

奶奶诧异地看着我，微笑地说：“我不知道。不过，我想他一定是不吃狗肉的。”然后奶奶问我怎么要问这些事？

我将所见的事向她说明，然后告诉她：他们说原乡人都爱吃狗肉。

“傻孩子，我们可不是原乡人呀！”奶奶说。

“我爷爷的爷爷可是原乡人，这是奶奶说的。”

“他是原乡人，可是我们都不住在原乡了。”

我爷爷和我爷爷的爷爷不吃狗肉，这事确令我很满意，但是奶奶对于“我们是那种人”的说明，却叫人纳闷。

后来我又看见了更多的原乡人，都是些像候鸟一样来去无踪的流浪人物，而且据我看来，都不是很体面的：卖蓼的、铸犁头的、补破缸烂釜的、修理布伞锁匙的、算命先生、地理师（堪舆家）。同时我又发觉他们原来是形形色色，言语、服装、体格，不尽相同。据大人们说，他们有宁波人、福州人、温州人、江西人。这的确是件怪事。同是原县人，却有如许差别！但对此，奶奶已不能帮我多少忙了。除此不算，我觉得他们都神奇、聪明、有本事。使破的东西经他们的手摸摸，待一会儿全变好了。我看主妇们收回她们的东西都心满意足，可见他们修补得一定不错。

最令我惊奇并感到兴趣的，是铸犁头的一班人。他们的生意，不像平常人是在白天干的，却是在夜间干的。他们人数多，块头大，一个个都是彪形大汉，肩挑重负，头戴宽边大竹笠；这些儿他们也可以当扇来搨刚出模的火红犁头的。他们到了村子，便摇着铁片哗啦哗啦地各处走着，向人家收集破犁头。夜幕一落，他们便生火熔铁；一个人弓着背拉着风箱，把只熔炉吹得烈焰融融。一个人把铸模承着炉口，拿只钳儿把炉子一倾，赤热的熔液自炉口流进模里，火星四射，煞是可怕，但那人毫无惧色。但袒胸，脸上流汗，用每个身当重任的人所有的那种无比的坚毅、冷静和沉着，做完一切。炽红的火光用雕刻性的效果，把他的身躯凸现成一柱巨人。这场面慑住了我的思想。我觉得他是一个十分了不起的人物。

第二日我清早起来时，他们已经走了，场地上留下一堆煤的烧渣。它烧成各色各样奇形怪状的东西，丰富了我们的玩具箱。

三

待我年事渐长，我自父亲的谈话中得知原乡本叫做“中国”，原乡人叫做“中国人”；中国有十八省，我们便是由中国广东省嘉应州迁来的。后来，我又查出嘉应州是清制，如今已叫梅县了。

到公学校（如今的国民小学）五六年级，开始上地理课；这时我发觉中国又变成“支那”，中国人变成了“支那人”。在地图上，中国和台湾一衣带水，它隔着条海峡向台湾划着一条半月形弧线，自西南角一直划到东北角。我没有想到它竟是如此之大！它比起台湾不知要大好几百倍。但奶奶却说我爷爷的爷爷因为原乡住不下人才搬到台湾来的。这是怎么说的呢？

日本老师时常把“支那”的事情说给我们听。他一说及支那时，总是津津有味。精神也格外好。两年之间，我们的耳朵便已装满了支那，支那人，支那兵各种名词和故事。这些名词都有它所代表的意义：支那代表衰老破败；支那人代表鸦片鬼，卑鄙肮脏的人种；支那兵代表怯懦，不负责等等。

老师告诉我们：有一回，有一个外国人初到中国，他在码头上掏钱时掉了几个硬币，当即有几个支那人趋前拾起。那西洋人感动得尽是道谢不迭。但结果是他弄错了。因为他们全把捡起的钱装进自己的兜里去了。

然后就是支那兵的故事。老师问我们：倘使敌我两方对阵时应该怎么样？开枪打！我们说。对！支那兵也开枪了。但是向哪里开枪？向对方，我们又说。老师诡秘地摇摇头；不对！他们向天上开枪。这可把我们呆住了。为什么呢？